

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也是“中俄文化年”开启之年。在“中俄文化年”框架下,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合作,进行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展览交流。“俄宴风华——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饮食文物精品展”于11月21日至2025年3月16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从饮食文化的视角切入,以展览的形式进行文化交流。中俄两国相邻,饮食文化联系也尤为紧密。饮食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17世纪,中国的茶叶运到了莫斯科,随后风靡俄国全境,饮茶至今仍是俄罗斯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面包、红菜汤、格瓦斯……俄罗斯美食在中国也家喻户晓。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其藏品包括历代皇室收藏。此次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饮食文物精品展带来138件(套)珍品与中国观众见面,囊括了历代沙皇私人器物 and 收到的外交礼物、皇室成员的专属餐具、宫廷和政府宴会的华丽器皿,包括彼得大帝的平底锅、历代沙皇的金杯银盘、装饰华美的“克里姆林宫餐具”及镀金的玻璃酒具等。展览从食材器具、饮食传统、饮食艺术三方面,系统生动展示俄罗斯饮食文化风貌,见证俄罗斯各个时代的风俗习惯和历史变革,反映了俄罗斯数百年的历史、艺术和生活。

16、17世纪是俄罗斯民族美食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好客的基本原则逐渐形成并成为俄罗斯人性格的一部分。当时宴会或筵席的显著特点是大众和贵族的美食口味相似,烹饪菜肴方法相同,炊具和餐具也很统一。

俄语中关于美食的谚语和格言不胜枚举,这些谚语和格言代代相传。由于当时气候条件相当恶劣,对于通过辛勤的日常工作获得的食物,人们充满敬意。

俄罗斯的宴饮传统自古有之。几个世纪以来,自然、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宗教习俗以及与邻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形塑这些传统。18世纪初,由于思想、政治以及文化、艺术的变化,宫廷和贵族宴会的新传统开始在俄罗斯形成。

彼得大帝和追随者对生活的大规模全面改革也反映在宴会文化上,他们依照的是欧洲范例。从那时起,正式宴会就成为大多数庆祝活动的主要特色,也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观念。

享受美食不仅是味觉的愉悦,还包括欣赏美食文化——菜肴香味的结合,欣赏室内装潢、餐桌布置和食物装饰,遵守良好的礼仪和礼节,以及享受交谈的快乐。

在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宴饮是节日和庆祝活动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它们多姿多彩,热闹非凡,展示了俄罗斯汲取世界文化和自身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丰富艺术传统。

饮食、传统和艺术交织,领略餐桌上的俄罗斯。华丽的金器、精美的瓷器和玻璃器,制作精巧的盛菜用具,赏心悦目的餐桌装饰、宴会服饰,加上以食用动植物为主题创作的装饰艺术品或实用性艺术品,观众将领略到欧洲工匠的高超技艺,认识俄罗斯数百年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的演变。为深化内容并展示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展览引用俄罗斯民间谚和格言,引领观众进入“俄罗斯饮食文化之旅”。



狩猎套装(带刀鞘的猎刀,以及餐叉和餐刀)(图1)

柄 1754年,刀身 1753年 材质:银、钢、碧玉、白铁矿石、木料、皮革

套装中包含刀和叉,可用于切割和食用猎获的野生动物和禽类的肉。这套狩猎用具是由俄罗斯帝国宫廷委托制作的,其豪华的外观表明它很可能纯粹只有装饰功能。由碧玉制成的刀柄塑造造成仿山羊蹄的传统形制。

盆(图2)

1663年 材质:银
在巴洛克时代,银盆变得越来越华丽,失去了实用性,主要起到装饰作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品中的这件银盆就装饰有镂空的水果、花朵和异国情调的贝壳。



沙皇彼得大帝的平底锅(图3)
17世纪末 材质:银

17世纪末是厨房设备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图4

饮食、传统和艺术交织,领略餐桌上的俄罗斯

赏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饮食文物精品

本报记者 崔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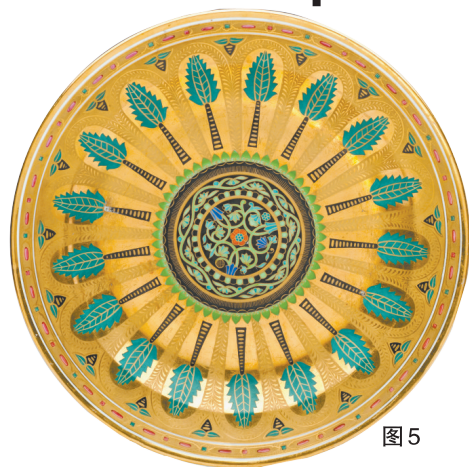


图5

一马当先的是君主住所的厨具。彼得大帝的名字出现在这件镀金平底锅上,这可能是这位君主亲自参与改革俄罗斯烹饪方式的生动见证。

桌布 Tablecloth(图4)

1621年之前 材质:丝绸、帆布

这块蓝白色丝绸桌布上织有主题插画,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赠送给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礼物。桌布中央描绘了一张铺着精美桌布的桌子,上面摆放着盛有野味、鲑鱼和糕点的大圆盘,还有盛着龙虾、鲑鱼、水果和蔬菜的小盘,以及12个小碟,旁边放着叉和刀。

“克里姆林宫餐具”中的盘子(图5)

19世纪上半叶 材质:瓷

“克里姆林宫餐具”在1837—1839年由圣彼得堡的帝国瓷器工厂制作。这套餐具是为在大克里姆林宫里举行庆典宴会而制作的。

“奥洛夫餐具”中的汤盆和托盘(图6)

1770—1771年

材质:银

这个银质汤盆是1772年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赐予宠臣格里高利·奥洛夫伯爵的一套银质餐具中的一件,这套以他名字命名的餐具在尺寸和类型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潘趣酒杯(图7)

1908—1917年

材质:银、水晶、绿玉髓、石膏

这款潘趣酒杯用水晶切割制成,并镶嵌在银制框架上。银饰面是童话故事西琳鸟的珐琅图案,它是新艺术风格时期最受欢迎的民俗图案。

“巴黎餐具”中的盒盖(图8)

1768年

材质:银

18世纪出现的银餐具套装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也彰显主人的高贵身份。不仅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银匠为宫廷生产银制餐桌装饰品,皇室还从国外订购大量银器。

“奥林匹克餐具”中的冰淇淋瓶(图9)

1804—1807年

材质:瓷

这款装饰豪华的冰淇淋瓶是“奥林匹克餐具”套装中的一件。这套神话主题装饰的甜点餐具,具有典型欧洲瓷器的帝国风格。它是拿破仑·波拿巴赠送给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礼物。

船形杯(图10)

1624年

材质:金、银、珍珠、宝石、石头

船形杯是古代俄罗斯最具特色的容器之一。从14世纪起,莫斯科王公的遗嘱和遗赠中多次提到传给子孙的金制船形杯。在宴会上,船形杯用来盛放最受欢迎的俄罗斯饮料——蜂蜜或蜂蜜酒。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酒杯以其高贵的形状和优雅的装饰而著称,光滑的抛光金属镶嵌着宝石,装饰在高镂刻的底座上。

茶炊(图11)

1860年(?)—1896年(?)

材质:铜、木料

在俄罗斯,茶炊不仅被认为是一种热水设备,而且是俄罗斯人热情好客、家庭和和睦及舒适的象征,是一种“家庭之神”。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茶炊是俄罗斯人最需要的东西。”

赞颂杯(图12)

17世纪上半叶

材质:金、银、宝石、珍珠

这个带盖的小赞颂杯是商人苏多夫什奇科夫兄弟赠送给罗曼诺夫王朝首位君主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沙皇的。后来,沙皇将其赠送给皇后叶夫多基娅·卢基诺芙娜。赞颂杯的金制杯身装饰有乌银和宝石。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2



图11



展厅

2024年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派艺术创始人梅兰芳先生130周年诞辰,也是梅兰芳先生之子、梅派艺术传人、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原团长梅葆玖先生9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两位艺术大师对于中国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国家大剧院与北京京剧院深度合作,先后上演了“梅韵流芳”名家名段演唱会、《穆桂英挂帅》及梅派经典集萃《梅华香韵》等系列精彩演出,还联袂策划推出了“梅韵霓裳——北京京剧院藏梅兰芳、梅葆玖戏曲服饰展”,演出+展览的组合模式延伸了剧场舞台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也让物化的展览内容愈加生动、鲜活。

展览以《游园惊梦》《霸王别姬》《西施》《洛神》《贵妃醉酒》《太真外传》《凤还巢》《抗金兵》《穆桂英挂帅》九部梅派代表剧目为线索,展出了梅兰芳、梅葆玖两位艺术家曾经穿戴使用过的精美戏曲服装、头面三十余件(套),配合舞台布景、道具、黑胶唱片、书画作品等相关展品,以及翔实的文献资料,在一步一景的展厅环境中,立体化呈现剧目创作、服装设计及角色塑造背后的故事。展览一经推出,便获得首都市民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本文以展览中展出的《霸王别姬》剑舞衣、《西施》去国衣、《洛神》仙会衣为例,简要介绍梅派古装新戏的服装特色。

梅兰芳先生生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年),从晚清至民国,从旧社会至新中国,舞台生涯近六十载,历经了时代的变革,在戏曲艺术发展史上,被誉为“承上启下”之人,他的艺术造诣为京剧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梅兰芳先生富有守正创新的进步思想和艺术追求。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谈到:“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学习演唱时期、古装时装的尝试期、出国表演时期。”可见,在梅先生看来,排演古装、时装新戏是其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阶段。20世纪20年代,京剧鼎盛繁荣,各地角色云集,大家竞相排演新戏以满足时代和观众的需要,梅兰芳先生亦不例外。在1914至1927这十三年间,他先后排演了包括《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西施》《洛神》《太真外传》在内的十四部古装新戏,以及《孽海波澜》《一缕麻》《董女蛇蝎》等五部时装新戏。梅先生在保持京剧艺术本质和特性的前提下,于唱腔身段、服饰装扮、人物塑造、舞台设计等多方面进行大胆革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使梅派艺术得以全面发展,为20世纪中国京剧艺术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这件剑舞衣是梅兰芳先生在古装新戏《霸王别姬》中为虞姬所特别设计的服装,极具梅派古装戏衣特色。整套服装由黄色缎绣花鸟纹圆领对襟上衣、白色缎绣花卉鱼鳞纹腰巾(裙子)和虞姬甲组成。虞姬甲又分为云肩和下甲两部分,以鱼鳞纹、孔雀纹为主,蓝缎镶边上饰有整齐排列的银泡钉,边缘缀有红丝穗。整套服装具有戎服的性质,这也符合了虞姬随项羽出征的身份设定。

梅派古装戏衣最大的特点是讲究合体剪裁,一改传统戏衣宽大平直的轮廓特征和衣在裙外的穿着方式,裙子系在上衣之外,以束带束腰,这样的服装形制更加突显剧中女性角色身形修长、曲线婀娜的美感。剧中舞剑一段,服装上冷调的银泡钉与暖调的红丝穗随着虞姬身段动作的变化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梅兰芳先生对于角色塑造和美的追求也体现在对服装细节的设计之中。他曾经谈到,1955年做的一套虞姬剑舞衣,两腋下用深紫色,是为了对身体逐渐丰腴,不宜穿系腰服装的缘故。此外,他还要求把两袖及云肩做得宽大一些,使在比例上与身材相适应,观众在视觉观赏时也会感到更加协调。

《西施》是梅兰芳先生1922年创立“承华社”后排演的第一部古装新戏,根据昆腔《流纱记》传奇改编。展览中所展示的这件雪青缎绣芭蕉仙鹤纹女蟒是“西施归越”一场中西施所穿的服装,因此又称为“去国衣”。

关于这件服装的样式,在梅兰芳先生为1930年访美所绘制的图谱中有明确记载,与目前流传下来的“去国衣”样式颇为相似。服装的主体纹样是芭蕉,这在传统戏曲服装纹样中是极为罕见的。服装正面大、小两棵芭蕉从左侧下摆一直延展至肩部,枝干坚实挺拔,叶片宽大茂盛,并且与如意头对襟大领形成了前后叠加的层次关系,极具视觉张力和设计美感。蕉叶

「梅韵霓裳」北京京剧院藏梅兰芳、梅葆玖戏曲服饰展」赏析

张晓杰 何美玲



《霸王别姬》梅兰芳饰虞姬



西施“去国衣”

之下有双鹤对望、立于水边,神情灵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绒绣之上细密排布着大量与绣线颜色相统一的深绿、浅绿和金色丝管,这些新材料的使用不是作为服装局部的点缀装饰,而是与刺绣共同构成了服装纹样的造型结构,不难想象在舞台灯光的映衬之下,伴随着梅兰芳先生身段的变化是何等光彩照人。整套服装从纹样设计到材料选择,都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创新。

《洛神》这出戏是根据曹植《洛神赋》,又参考明代汪道昆《洛水悲》杂剧所改编的古装新戏。这出戏的服装比较特别,是传统戏曲衣箱中所没有的服装规制,由古装衣裙外披长纱或两幅稍短的印花软缎的组合,梅兰芳先生希望以此可以达到《洛神赋》中所描绘的洛神“披罗衣之璀璨兮……曳雾绡之轻裾……”的凌空飘然之感。展览中展出与古装衣裙搭配的是珍贵的印度花披纱,虽然不是传统戏曲服饰纹样,但是从服装整体看来较为协调统一。

梅兰芳先生富有深厚的美学根基和开阔的艺术视野,广泛学习各行当、各剧种之长而取其精髓,融会贯通。同时,向中国绘画、雕塑、舞蹈等传统姊妹艺术学习借鉴,汲取营养。他曾谈到,从古今书画中“我感觉到色彩的调和,布局的完密,对于戏曲艺术有息息相通的地方;因为中国戏剧在服装、道具、化妆、表演上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他从绘画作品中汲取灵感,通过戏曲服装的独特语汇塑造京剧中的洛神形象,用衣裙外面的长纱来表现洛水之神天风吹袂的姿态。“这个纱,分为三幅,左肩披的一幅最长,一直拖到右下方,右肩披的一幅比较短,掖在长纱里面,另一幅结成一个彩球垂在左肩下,这样扮法不至于受制于衣裳而可以支配它了。”这样三片长短不同的纱代替了宽大冗长的衣裳,既可以如画作中的洛神形象缥缈灵动,保持了人物的特殊身份属性,也遵循着戏曲服装“可舞性”的原则,使得演员的身段动作更加便利。

梅兰芳,是“美的创造者”。他以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改革精神,将京剧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作为国家级表演艺术中心,国家大剧院始终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出大批弘扬传统文化、书写时代气象的文艺佳作。本次展览是对梅兰芳、梅葆玖先生戏曲服饰的系统展示,对梅派艺术以演出+展览模式的集中呈现,也是用展览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展厅